

责任编辑：于淑媛

封面设计：陈光明

给九岁儿童的故事
Gei jiusui Ertong De Gushi

萨勒 史蒂芬·科利恩 主编

梁旭东 牛笑风 译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红专街9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字数96,800

1990年3月第1版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9-0586-8/I·156

定价：2.15元

内 容 介 绍

这本有趣生动的故事集一定能够激发起九岁儿童的想象力。随着孩子的眼界不断地开阔，周围的事物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了，因而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尤其渴望了解别人的经历，他们在想象中分担别人的痛苦，分享别人的欢乐。

幽默是这本故事集的基调。本书的第一篇就选了格雷德·达雷尔《我的家和其他动物》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海伦·艾莱斯维尔的《帕蒂克变绿了》是作者家乡流传的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故事，琼·瑟伯的《混乱的夜晚》则是妙趣横生。

吉卜林那令人难忘的故事《白海豹》和杰克、伦敦的《爱的主人》将使九岁的儿童对动物产生一种怜悯之心。萨基那优美的故事《尼古拉斯和他的姑妈》和艾林斯坦·麦克莱恩的《黑沼泽地里的小屋》曲折而又出人意料，促使孩子们进行思考。

神话和传奇是从三个故事集中选出来的，重新献给读者，有些选自希腊神话，《山鲁佐德》选自《天方夜谭》。史蒂芬·科利恩巧妙地将爱尔兰的英雄传奇改编为《芬恩·麦库尔》，使其成为一个有连续性的故事。

目 录

给讲故事人的话·····	1
火柴盒里的蝎子·····	2
帕蒂克变绿了·····	8
山鲁佐德·····	34
白海豹·····	40
黑沼泽地里的小屋·····	65
贝得·盖拉特·····	79
尼古拉斯和他的姑妈·····	82
弥诺陶洛斯·····	90
吉思·拉巴迪的大黑狗·····	118
混乱的夜晚·····	128
芬恩·麦库尔历险记·····	134
奥尔甫斯和欧里狄克·····	157
你要什么有什么·····	161
奥德修斯和喀耳刻·····	172
爱的主人·····	178

给讲故事人的话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本故事集恰到好处地衔接在《给八岁儿童的故事》和《给十岁儿童的故事》之间，并因此而欢迎它。这本故事集选自世界各国，包括各种各样的情调，然而戏剧性和幽默感是本书的基调，同时也触及到生活中的悲哀和阴暗之处。有些故事选自希腊和凯尔特的神话传说，它具有精彩的历险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能够肯定年轻的读者将会被其他一些作者的故事所深深地吸引。

火柴盒里的蝎子

在《我的家和其他动物》这本书里，格雷德·达雷尔描述了他和守寡的妈妈、兄弟姐妹在希腊科孚岛上的生活。在家里许多的动物中，也包括蝎子……

栖息在墙上的动物往往是最胆小、最缩头缩脑，也是最危险的。假如你不是仔细地寻找，几乎就看不到它们，然而在一条墙缝里就生活着几百只这类动物。用一把小刀小心地插入一块翘起的墙灰下，轻轻地撬下来，那儿就会有一只蜷伏着的黑色小蝎子，它长一英寸，油光发亮，看上去像是用巧克力做成的。它们是一些怪模怪样的家伙，椭圆形的身体被压得有些扁平，带钩的脚排列整齐。一对螃蟹般的大钳子呈鳞片状，它们灵巧协调，组成了防御的力量。它的尾巴象一串褐色的水珠，顶端的一根针犹如玫瑰花上的刺一样。

当你打量它时，蝎子安静地躺在那儿，假如你说话声太响，它会竖起尾巴，用一种歉意的姿态向你发出警告。假如你让它在太阳底下呆得太久，它就会不理睬你，走开。它踏着坚决的脚步，缓慢地溜到另一块泥灰下。

我越来越喜欢这些蝎子。我发现它们有些友好谦虚的小生灵。总之，它们的习性很可爱。倘若你没有做出些蠢事（比如把手放在蝎子身上），蝎子就会尊敬你，它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地逃走并藏起来。它们一定发现我是很讨厌的，为了观察它们，我总是撬下一块块墙灰，或者把它们捉到果酱瓶里，察看它们爬行的方式。通过突然撬开墙灰的办法，我了解了许多有关蝎子的情况。我发现它们吃绿头苍蝇（虽然它们是如何捕捉到绿头苍蝇，对我来说还是个谜）、蚂蚱、飞蛾和花翅膀蝇子。好几次，我发现它们互相蚕食，这是它们最不幸的习性，否则它们是完美无瑕的。

晚上，我带着手电筒，蜷缩在墙脚边，试图一睹蝎子那美妙的求爱舞。我看见它们站着，钳子搭着钳子，身体向上伸起，尾巴亲密地缠在一起；它们在青苔垫子上，手拉着手，绕着圈子，优雅地跳起华尔兹舞。然而，这种表演我总是看不长，因为我一打开手电筒，表演就停止了。它们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关

掉手电筒的意思，就转过身，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踏着坚定的脚步，走开了。它们的确是些不善交往的动物。假如我捉些蝎子关起来，我或许能够看到求爱舞的整个过程，但我家的人不许我在家里养蝎子，尽管我为它们说了许多好话。

有一天，我在墙上发现一只胖胖的母蝎子。乍一看，它似乎穿着一条黄褐色的皮毛外套，走近一看，才知道这件奇特的衣服是由许多爬在它背上的小蝎子组成的。这个蝎子的家庭令我欣喜若狂。我决定把它们偷偷地带回家，放在我的卧室里，这样我可以饲养它们，看着他们长大。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家放进一只火柴盒里，然后赶紧回家。事不凑巧，我进门时，正是午餐的时候；我仔细地把火柴盒放在客厅的壁炉台上，这样，蝎子们能得到充沛的空气。我朝餐厅走去，和家人一起吃饭，吃饭时，我心不在焉，一面偷偷地给桌子下面的罗杰喂食，一面听着家人的争论。我完全忘记了那些令人激动的捕获物。最后，拉里吃完了饭，从客厅里拿来了烟，背靠在椅子上，把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拿起一盒也是从客厅里拿来的火柴。我忘记将要发生的灾难，我饶有兴趣地望着他。拉里一面油嘴滑舌地闲聊，一面打开了这只火柴盒。

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那只母蝎子并没有恶意。只是她在火柴盒里关得太久了，感到烦躁不安，并有

些生气，因此，她抓住头一个机会就出逃。她飞快地爬出火柴盒。小蝎子拼命地趴在她的身上。她匆匆忙忙的，竟爬到拉里的手背上，在那儿，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停下来，翘着尾巴，作好防御的准备。拉里觉得手背上有东西在爬行。他低头一看，于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他发出惊恐的叫声，吓得卢格拉兹失手打碎了一只盘子，罗杰从桌子下面钻出来，狂叫。拉里手一甩，那只不幸的母蝎子就跌落在饭桌上，掉在玛格和莱斯莉之间，背上的小蝎子像碎纸屑似地散落下来。母蝎子完全被激怒了，她朝莱斯莉爬去，尾巴上的毒刺因为激动而微微颤动。莱斯莉跳起来，打翻了椅子，她用餐巾拼命地拍打。于是，蝎子滚过桌布，朝玛格爬去，玛格尖叫起来，这叫声能与火车的汽笛声一比高低。妈妈完全被突然出现的混乱弄糊涂了，她戴上眼镜，想搞清楚引起混乱的原因，这时，玛格试图阻止蝎子的前进，就朝蝎子泼了一杯水。这杯水没有泼在蝎子的身上，反把妈妈浇了个透湿。妈妈受不了冷水的浇泼，立即喘不过气来，她坐在桌子边上喘着气，连话也说不出。此时，母蝎子跑到地上，躲在莱斯莉的盘子下面，桌面上都是些小蝎子。罗杰对这场混乱迷惑不解，但它决心出一份力，它在屋里跑来跑去，歇斯底里地狂叫着。

“ 这又是那个可恶的小子…… ” 拉里吼叫着。

“ 小心！小心！它们又爬过来了！ ” 玛格尖叫。

“ 我们需要一本书， ” 莱斯莉大声地叫喊， “ 别慌，用书拍打它们。 ”

“ 你们到底怎么啦？ ” 妈妈擦擦眼镜，不断恳求地说。

“ 是那可恶的小子……他要杀死我们……看看桌上……全是些蝎子…… ”

“ 快……快……快来帮忙……小心！小心！ ”

“ 别叫了，快拿本书来，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连这只狗都不如……闭嘴，罗杰…… ”

“ 感谢上帝，我没有被咬着…… ”

“ 注意……这儿还有一只……快……快。 ”

“ 喔，闭嘴，给我拿本书之类的东西来…… ”

“ 蝎子怎么会爬到桌上来，亲爱的？ ”

“ 是那个可恶的小子……屋里的每一个火柴盒都是死亡的陷阱…… ”

“ 注意，它向我爬来了……快……快帮我一下…… ”

“ 用你的小刀杀死它……你的小刀……快，杀死它…… ”

没有人愿意向罗杰解释这件事，于是，它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这家人遭到了攻击。它有责任保

护他们。因为这屋里只有卢格拉兹是生人，因此，它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她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罗杰就在她的膝盖上咬了一口。这真是帮了倒忙。

当一切恢复正常之后，所有的小蝎也都躲到了各种盘子和餐具下面。最后，由于我的不断请求，妈妈的支持，莱斯莉杀死这些蝎子的建议被否决了。全家人怒气冲冲又充满了恐惧，回到了客厅，我花了半个小时的功夫把小蝎子收集起来，放在一只匙子上，然后又把它们送到母蝎子的背上。接着我用一只茶托，极不情愿地把它们放回到花园的墙上。我和罗杰在山腰里呆了一个中午，因为我觉得在和家人再次见面之前，让他们睡个午觉是十分明智的……

格雷德·达雷尔

帕蒂克变绿了

在本森全家预定去度假的前两天，一本给帕蒂克的巫书寄到了。每当邮差来时，伊芙总是第一个来到门口，因为她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听到在她参加的一次比赛中赢得一艘汽艇的消息。

“这是什么？”她一面打量着这只包裹，一面沉思着。包裹上盖有苏塞克斯的邮戳。“理查德本森先生——噢，又是该死的帕蒂克的。这次是什么？”

她把这本书送到她弟弟的卧室，她必须很小心地从散乱一地的报纸上跨过去，因为他昨晚在报纸上画了些抽象画。

“快，帕蒂克，”她说，“醒醒。”

其实，帕蒂克早就醒了。因为隔着蚊帐，伊芙很难看清。尽管在山德斯·克罗斯14号里，几乎连一只苍蝇也看不见，更不用说蚊子了，但是，帕蒂克挂起蚊帐睡觉，已有三个星期了。

“我醒着，”传来了他的声音。“邮件到了？”

伊芙撩开蚊帐。帕蒂克已经戴着眼镜，正坐在床上做衣夹。前几天，他碰到一个吉卜赛人，他们扎营在城外。帕蒂克把一件比尔的运动衣送给了他。作为回报，这个吉卜赛人教他如何做衣夹。

“真是的，帕蒂克！你瞧瞧到处都是碎屑！”

“我醒来后，已做了十四只衣夹，”帕蒂克告诉她，他的声音很尖，但很严肃。“这只是个实践的问题，里面有些诀窍。当然，我不指望自己能达到吉卜赛人的水平。这种做衣夹的技术他们生来就有，代代相传。”

伊芙爱怜地望着他。

“他的精神真好，”她总是对朋友说，“说实在的，你想想九岁的孩子能像他……我是说，有时候他像个可爱的小老头。”

“这只包裹，”帕蒂克问，“是我的吗？”

她把包裹递了过去，他用大折刀割断两根包裹专用绳，书就到了他的手中。

“今天早晨我不起床了”，他对伊芙说。“我要呆在床上读这本书。”

“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它甚至不是本新书。假如你问我，我就说这是本很旧很旧的书。多少钱一本？”

“魔力符咒，”他拿起书。

“魔力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写的？”

“我想是个女巫，”他说。他翻到扉页。“看这里——fs代替ss。没错，这是本旧书！”他很高兴，“是艾里芬·格劳夫斯写的。她是诺森伯兰的女巫。”

“喔，帕蒂克，你确实太过份了。你为什么去要这本书？它是哪儿来的？”

“从个旧书商那儿弄来的。写信给他，向他要一本最古老的巫术书。就是这样。”

“多少钱？”伊芙问道。“你知道我们后天就要去度假。如果半路上没有钱用了，你不要向我借。”

帕蒂克抖抖书，落下一封信。他看信。

“没那么贵”他告诉她，“不要因为书古，就以为很贵。”

“好了。假如我是你，就起床了。”伊芙说，“比尔和弗依不喜欢你这样。事实上，我希望你是为了惹他们生气，故意这样做的。”

“不，”帕蒂克说，他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穿着宽大的睡衣，戴了一幅过于大的眼镜，靠在枕头上。“他们应该觉得高兴。巫术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

“但愿如此。就这样，”伊芙耸耸肩膀走了。她在父母亲的卧室门口停留了片刻。她听见了比尔的声音——显然，他们已经醒了。

“要杯茶吗？”她大声地问，“邮差来过了。”

“喔，祝福你，亲爱的，”是弗依的声音，门开了。伊芙亲了亲妈妈，递给她三封信。

“没有你的信，亲爱的？”

伊芙摇摇头。

“别介意。你知道这些比赛是怎么样的。我肯定你不久就会有消息。那比赛的标语太棒了！”我马上就下楼。我告诉比尔，他可以睡个懒觉了，早晨我要忙着整理东西。”

伊芙点点头，下楼去了。这是个平平常常的早晨，就连那本巫书也没有使早晨变得特别——至少现在是这样。阳光撒落在金色橡木地板当中的水池里，橱上的铜玫瑰花盆在阳光中闪耀。

早晨刚跨进厨房，第一个感觉总是吃了一惊。伊芙常常这样想，它不像个厨房，倒像是个实验室。它甚至比其它的房间更令人吃惊。无论人们在什么时候评论厨房，弗依总是说：“噢，当然，厨房是比尔的。其他的房间是属于我的。我把自由支配厨房的权力给了比尔。厨房毕竟是一个需要技术的地方，是吗？”

她总是做出一个可爱而又优雅的姿势。一掀按钮，一把开罐头的刀就从墙上的一个隐避的洞口里滑出来，或者是一只废物箱从铺有瓷砖的地上升起来。客人们拥进厨房，为这种魔术般的装置所着迷。弗依从

头到尾操作表演一番，灶具点火、烧水、制作蛋黄酱，这些都是在摇控下进行的。当她作最后一项表演的时候，她总是让客人们隔着玻璃观望，然后，又当着他们的面关上厨房的门。客人们回到了有橡木屋梁、壁炉和德累斯瓷器的客厅，他们觉得犹如做了一场梦。

“嫁给科学家，我太高兴了，”弗依轻轻地说，她托着一盘三明治飘然而入。从三明治的切片、抹黄油到填馅子，都是由比尔新近增添的机器人完成的。“这太轻松愉快了。”

伊芙从来就没有这样自信过。比尔和弗依在各自的方面是很出色的，对此伊芙很欣赏。但有些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性格被他们分成了两半。她是半个科学家和半个艺术家的奇怪混合体。这真令人费解。

甚至帕蒂克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影向。他所有的想法，所有令人无法忍受的计划，都直接来源于弗依。然而，帕蒂克在每一件事件上追寻准确的逻辑答案时的那股子坚韧的劲头，和比尔钻研电子学直到天亮的热情完全相同。比尔发明了许多东西，为了保密，他把这些东西藏在餐厅里的一幅十九世纪的油画《滑冰者》后面的保险箱里。

比尔时常急切地宣称帕蒂克像他。但自从帕蒂克有了自己的主见，并用又尖又高的嗓音说出来之后，

比尔开始皱眉头，盘问，最后就是爆发。

“你说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一点也没有！”

伊芙调好烤面包的旋钮，叹了口气。假期明天开始——事实上假期早已开始，因为比尔一直呆在家里——假期似乎使矛盾激化。伊芙想有一天我必须做出判断：我是谁？比尔还是弗依？她甚至想到她和帕蒂克用教名称呼父母亲的原因也有些含糊。比尔认为应该这样称呼，因为“妈妈”和“爸爸”的叫法是不科学的、感情用事的，或许是不健康的。弗依只认为这样称呼是现代的，而且好玩。

弗依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身穿一件褶边的便服，涂着口红。她发誓如果没有涂过口红，就不能见到送奶工。伊芙琢磨着提及那本巫术的书是否明智。她知道这样一定会使家里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变为周期性的冲突。弗依正在使用墙上的那个榨取新鲜柠檬汁的装置，这时电话铃响了，弗依叫道：“天那！来电话了！”她慌乱地跑出去。

伊芙在托盘上放好烘烤适当的面包，准备涂抹的黄油、家制（机制）的果酱。鸡蛋放在不锈钢保温蛋杯里（准确的定时：三分二十秒）。这些面包每片被切成八分之三英寸，自动涂抹黄油杯也定到三号的位置——中等厚度的涂抹。这都是为父亲比尔准备的。

一切就绪后，伊芙拿起托盘，朝门口走去。她踩

了一下自动开门的装置，走进客厅。在那儿报纸刚好从信箱里露出来，似乎这也在定时装置的控制之下。

比尔已经起床了，正在窗口前做三分钟的深呼吸。伊芙知道最好别打扰他。她把托盘放在旁边的桌上，朝他发红的脸做了个飞吻，比尔神情专注。然后，她退出来，又回到帕蒂克的房间。帕蒂克仍在床上。

“快点，”伊芙说，“快起床，弗依不会让你呆在床上的。还有好多事要做。”

一种低沉、单调的诵读声从蚊帐里传出来。帕蒂克没有听见她的叫唤。

“噢，天哪！”伊芙叫道。“我想你不是在念咒语吧！”

她撩开蚊帐。帕蒂克仍然靠在枕头上，那本书放在膝盖上。她吃了一惊，叫了起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帕蒂克，连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像是要爆出来了。帕蒂克被她的神情打动了，朝她眨眨眼。

“怎么回事？”他问，“你的眼睛……”

伊芙发出一声长长的，惊恐的尖叫声，跑了出去。在客厅里，她和弗依撞在一起。

“伊芙！怎么了……？”